

Where 东方主战场

# 信息技术 渐成长沙新产业“红海”

■ 本报记者 王莹

“敬礼!”在岳麓山下的麓山忠烈祠前,97岁的朱亚泉一声号令,5位九旬抗战老兵整齐划一地敬了一个军礼。这是不久前的一天,几位抗战老兵再次相约岳麓山。他们相互搀扶,一起回望当年的浴血抗战,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

70多年前的1942年1月4日,长沙军民经过4天4夜的激战,击退第三次进犯长沙的日本侵略者,他们的众多战友为保卫长沙牺牲了。70多年后,他们从南京赶来,登上岳麓山、天心阁,重温抗战往事、缅怀战友英魂。

老兵们所在的天心阁,占据着长沙城内的制高点,长沙三次抗日会战中,此地都成为中国军队重点布防的主要阵地。

## 三年三战

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门户上的战略要点。

当时,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为此,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战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在会战中,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战役动员,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击退。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日军就于1941年9月27日晚攻入长沙,天心阁阵地直接面临敌军的强攻。中国第6、第7战区的增援部队迅速向长沙集结,同守城的第6战区部队一起在长沙外围和市区内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

1941年12月24日,日军进攻长沙,与以湖南为中心的国军第9战区部队激战22天,史称第三次长沙会战。第10军担负死守长沙城任务,像橡胶胶牢牢黏住进犯湖南的日军主力,使兄弟部队赢得从各地调往长沙的宝贵时间。不可一世的日军主力,在且后陷身于薛岳将军布下的天炉阵法之“天炉”当中,日军遭遇巨大惨败。

## 新产业新“红海”

“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

而今,在这片曾经渲染过无数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成立了国家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同时也是中部地区唯一国家级新区——湘江新区的核心产业区。其中,长沙高新区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主要支柱产业重点发展。2014年开始,长沙高新区重点培育移动互联网产业,被省政府授牌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当年引进该类企业逾400家,产值超百亿元。

7月15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在北京联合发布2015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排行榜。长沙高新区企业拓维信息、竞网智赢分别排名第71位和98位,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携手进入“百强”榜单。对此,竞网智赢员工纷纷发微信表示庆祝,“首次与阿里巴巴出现在同一榜单,是对每个竞网人一起努力的回报与认可,一起加油,为荣誉前十而努力。”

其实,竞网只是众多成功者的优秀代表。2015年前5月,高新区新增移动互联网企业就达351家,从业人员逾6000人,吸引了创

新创业风险投资7亿元,引进了腾讯众创空间、58同城、58到家等重点项目,微软公司加速器的引进也正在洽谈中,注册资本总额20.8亿元,新近被湖南省政府授牌“湖南省移动互联网特色产业园”。

## 大企业大手笔

良好的创业环境,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6月30日,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内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中兴通讯,在长沙高新区信息产业园正式启动中兴通讯长沙基地项目。两年后,中兴通讯在中部地区最大的全球性研发及生产基地将立足于此,成为湖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又一张靓丽“名片”。

中兴通讯是全球通讯领域的龙头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信息技术产品开发和配套研发能力,是国内顶尖的信息通信技术(ICT)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该公司与湖南颇有渊源。这主要得益于长沙良好的投资环境。据了解,中兴通讯长沙基地主要从事云计算、云存储、云数据中心、移动互联网、视频会议、智慧教育等高新技术开发。

中兴通讯股份公司董事长侯为贵感谢湖南省委、省政府及长沙市给予中兴通讯长沙基地项目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项目能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洽谈、签约、落地,充分展示了湖南各级政府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高速度、高效率。”侯为贵在项目启动仪式上说,未来,中兴通讯长沙基地将更好地发挥全球通讯领域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而作为“东家”,长沙高新区也表示,未来通过依托中兴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发挥长沙“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以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级湘江新区的聚合效应,中兴通讯长沙基地一定能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整合信息资源的平台、聚集高端人才的洼地、助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Who 抗战中的企业家

## 穆藕初： 衣被天下

■ 晋珀 郭婕 薛怡然

“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这是抗战时期著名企业家穆藕初在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梦想”的专栏里所说的话。

穆藕初,名湘玥,生于上海浦东。他不仅是一位民族工业家、民族教育家、文化活动的家,更是一位爱国实业家和抗战革命家。

## 新兴商派

穆藕初一直认为农业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1914年穆藕初学成回国后与兄长合办了一家纺纱厂,取名“上海德大纱厂”,并以现代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体制)为依据,开始在德大纱厂进行实践。当时的中国企业还不知道报表是什么,穆藕初的德大纱厂已经建立了严格的报表统计。

在管理上,他以工程师、技术员代替传统的工头制;在生产上,他还引进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西式纺织机。在穆藕初的管理下,德大纱厂在1916年北京赛会同类产品评比中名列第一。穆藕初依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继德大之后又集资创建了厚生、豫丰大型纺织厂,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纺织工业企业家。被上海人誉为“棉纺大王”。同时穆藕初还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并经营着颇具规模的棉种试验场。

穆藕初这一初吃螃蟹的成功,为中国近代企业科学管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奠基人。毛泽东曾称其为“新兴商派”的代表。

## 为抗战殚思竭虑

穆藕初不仅仅是商人,而且一贯关心政治,热爱国家。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寇在上海发动突然袭击,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抗战由此爆发。穆藕初在第一时间即义愤填膺投入抗战,与史量才、杜月笙、黄炎培等四人为代表,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穆藕初出任该会交通委员会主席,并前往当时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进行慰问和物资捐助。穆藕初在慰问十九路军时曾对蔡廷锴军长说:作为中华之儿女,反抗侵略者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我们虽没有上战场与敌人真刀真枪的对抗,但是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前线的抗战提供军需物资。随后他还以个人名义捐献财物,并购买大量的医药和抗战设备送往前线。

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后,穆藕初不顾北国隆冬的刺骨寒风,与朱庆澜、杜重远等人以社会贤达身份参与劳军。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穆藕初任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筹供难民给养。1938年,他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品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党统治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

随着日本侵略者嚣张跋扈的气焰不断嚣张,上海许多爱国企业家都受到他们的威胁、逼迫甚至杀害。穆藕初作为上海有名的“棉纺大王”同样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但穆藕初毫不胆怯。

由于1924年的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穆藕初的三家纺织厂相继陷入了困境。再加上侵略者蓄意从中破坏,最终导致德大被收购,厚生因发生股东争吵而清盘,郑州豫丰被迫抵押给美国洋行……面对这一连串的突变,穆藕初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抗外来侵略仍然是第一位。

为了改善后方棉布短缺的情况,穆藕初发明了“七七棉纺机”。由于该机每台仅需1人操作,生产效率超过旧式手摇纺机数倍,“七七纺织机”之名寓意在于勿让国人忘记“七七事变”的国耻。该纺机试制成功以后,内地广大农民十分欢迎七七纺机。

## 棉纱事业心之所归

1941年初,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主管国民党统治区棉花纱布统制政策的实施。他采取“以花换纱、以纱换布”的办法,既解决了棉农的生活困难,又增加了市场的纱布供应量,从而打击了中间商人,促进了棉花生产和销售。

除了调节花、纱、布的供、产、销关系外,穆藕初还领导农本局对棉花和棉纱的生产技术作了改进。他在汉中、宝鸡等棉产区设立机器打包机,组织车船运输队,成立车船运输队站和修理厂;在川东北的三合、乐至等棉产区设立手纺办事处,推广手纺技术,并以棉布回收棉纱,再把土纱运到纱厂,与机纱搭配织成棉布,既满足了市场对棉布的需要,又开辟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增加了农民的谋生之路。

他还热心资助教育事业,推荐一批年轻学子去美国留学,条件只有一个:学成后报效祖国。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因癌症病逝于重庆张家花园寓所,享年68岁。他死前留下遗言:“我一生从事棉纺织事业,棉纱事业为我心之所归。我死之后只需为我穿土棉织之物,不需丝绸之物,不宜厚葬。”重庆《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称“这是我国民族工业的一个损失”。正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国共产党元老董必武送挽联,上联是:“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下联是:“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中,独留清白,堪作楷模。”横批:“衣被天下”。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系列报道之六



缅怀与期待

When 八年抗战: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五

## 1931 工业重心西迁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烧杀中,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被攻破。

在南京的10年间,蒋介石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但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成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五年计划,总投资为27120万元,从1936年开始,用五年时间建立冶金、燃料、机械、电器、化工等30余家工厂,使国防必需的战略物资基本做到自给。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五年计划实际上

只执行了三年,从1936年7月到1939年3月,国库只投资了2820万元,原计划的30余个工厂,实际开工的有21个,真正完成的只有3个。这些工厂由于在战争期间不断内迁,也没有发挥其战略作用。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于1937年9月终于形成,国民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国民政府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立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搬迁到内地。军事工业,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年8月开始的重要工业内迁的主体。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民党五年计划的产物。

一些著名的私营企业家也将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行军路线——1937年8月10日,政府

开始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企业转移出上海。146家企业以及15000吨的设备,随同2500名工人,从上海转移至武汉。

对于上海,这座以“金融中心”而闻名的城市,失去了这个产业基础,它的金融企业面临的是灭顶之灾。事后所统计的,在上海失陷之后,著名的山西银行商人队伍几乎全部覆灭。

而当时的武汉,更大的转移正在筹划。它于1938年10月16日陷落。从武汉转移出来的企业最终的目的地是重庆,到1939年,共有623家私营工厂被搬迁,其中的3/4最后恢复生产。武汉的两家大型钢铁厂,包括汉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同时转移的还有42000名技术工人,其中12000人获得政府财政的资助。

1937 → 1938 → 1939